

# 艺术形式 不仅仅是形式

殷国明 / 著

新 / 人 / 文 / 论

纪念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CNUP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

殷国明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CNUP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 / 殷国明著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  
( 新人文论丛书书目 )  
ISBN 978-7-5675-2540-5

I. ① 艺… II. ① 殷… III. ① 文艺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9257 号

## 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

著 者 殷国明  
总 策 划 李庆西 黄育海  
项目编辑 许 静 陈 斌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10.25  
字 数 20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540-5/I · 1247  
定 价 39.00 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再版序言

李庆西 黄育海

许多年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一九八四年冬天在杭州举行的小范围座谈会对中国文学发展带来何等重要意义。许多人把那次座谈会称作“杭州会议”，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专门提到了那次会议。其实它有一个更正式的名称，叫做“新时期文学创新座谈会”。现在看来“创新”这个字眼似乎平淡无奇，可是在当时的语境中却有着相当实际的理论指向，也即如何突破带有历史主义框架的“工具论”的神道设教。

会议的三位主要策划人茹志鹃、李子云、周介入，时为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负责人，他们之所以选择在杭州举办会议，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浙江的作家和出版单位对文学新思潮开始有了深度介入。当时我们二人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年轻编辑，评论界正在发生的变革引起我们极大兴趣，本社刚刚出版了青年学子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我们亦将目光投向上海另外两位青年评论家吴亮和程德培。我们开始意识到，那些具有颠覆性的话语方式将整个儿地改变文坛面貌。于是，出版一套“新人文论”丛书的构想渐渐浮现

在我们脑子里。在八十年代中期，京沪以外的地方出版社能够接触的作者资源还相当有限，正当我们苦于书稿难觅之际，在家门口召开的“杭州会议”不啻送来一个极好的机会。

作为会议合办方浙江文艺出版社（另一合办单位是杭州市文联）参会人员，我们全程聆听了会议座谈，有幸见证了那场叙事话语革命的头脑风暴。也许，寻根文学发韧，先锋小说崛起，都可以追溯到当日的讨论。毋庸置疑，那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学聚会之一。当然对我们来说，一项实际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众多思想敏锐的作家和评论家，使我们构想中的“新人文论”丛书有了明确目标。记得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余人，其中作家有茹志鹃、李陀、郑万隆、阿城、陈建功、韩少功、陈村、李杭育等十几位，而评论家阵容亦颇耀眼，有李子云、徐俊西、周介人、鲁枢元、黄子平、程德培、蔡翔、许子东、陈思和、吴亮、季红真、南帆等人。我们的组稿对象是那几年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们，后来进入“新人文论”阵容的作者差不多有一半都在那次会上。在“新人文论”之外，我们还趁势组约了作家韩少功的一本文论集。会议空隙中的几番忙碌，使我们这套丛书俨然有了像样的规模。

“新人文论”丛书融合了文学批评、文学史与理论探讨几方面内容，对象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新时期文学”）。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概念之前，我们这套丛书的基本构架已经按照打通现当代的思路来做了（九十年代以前，现代与当代文学尚分属不同学科），这是我们后来感到颇为得意的一点。其实，并非因为我们亦同样具有与那些研究者相似的学术眼光，而是当时的理论语境

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感受到的批评与研究潮流本身就是重新寻找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当然，这项工作具体做起来自有分工，当时我们二人兴趣更多集中在与当代文学相关的理论问题，丛书中侧重现代文学的几种，大多是我们尊敬的前辈编辑铁流先生的劳绩。

自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间，“新人文论”丛书先后出版了以下十七种：吴亮《文学的选择》、程德培《小说家的世界》、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增订版收入丛书）、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周政保《小说与诗的艺术》、刘纳《论“五四”新文学》、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南帆《理解与感悟》、赵园《论小说十家》、李黎《诗与美》、蔡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殷国明《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蓝棣之《正统的与异端的》、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李劫《个性·自我·创造》。本来计划中还有陈思和一种，后来因故搁浅，一直是我们十分遗憾的事情。

概而言之，这套丛书是八十年代初开始活跃于文坛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的一次集体亮相，映照着三十年前文学观念嬗变的思想大潮。我们至今认为，近世以来在中国人撰写的文论著作和批评文章中，此前尚未有过这样精神视野和理论探索之勇气。因而，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文艺学研究，对于当代创作乃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研究，都有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愈显其原创文本的经典性。

现在看来，这套丛书也许尚有某些不足，当时作为“新人”的作者大多处于学术起步阶段，日后他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乃至整个

研究路径可能有过重大调整，甚至亦难免“悔其少作”的自谦心态。然而，已经成为文学史记忆中的这套丛书，如今仍然以其原初的文学理想昭示着可贵的探索精神。三十年过去了，当日的种种话题有些已经成为理论共识，有些则布下了日后形成学术歧见的“草蛇灰线”。当文学乃至人文精神式微之后，重读当年“新人”之作，自有“温故而知新”的精神感悟。我们认为，“新人文论”之重要性大抵可归纳为这样三点：

一、首先是理论突破性。丛书作者突破了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思想禁锢，关注人性和人的精神世界，确立了文学的主体价值。在努力探寻艺术规律的同时，引入其他人文学科理论因子，改变了以往文学批评的单一话语方式，并将研究目光导向文化 / 文明范畴。

二、新一代评论家和研究者的成功崛起，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在文学领域的标志性事件。这个新的群体势必带来一种多元化局面，打破了长期以来科层化的文艺研究部门的政策性垄断。这些作者将个性化思维代入五四新文学以来累积的问题意识，亦改变了旧有的创作研究格局，昭示着体制性文艺学开始走向瓦解。

三、印证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风气。这套丛书有十三种是作者出版的第一本书（仅王富仁、赵园、王晓明、李劫四种为作者第二本书）。经历了三十年岁月磨砺，当初的“新人”如今绝大多数成为国内评论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其实，绝非编辑者有多么高明的人才眼光和学术前瞻性，八十年代绝对不像现在这样崇拜权威与名家，那是人文领域难得的容纳创造性思维的年代。

鉴于上述认识，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出版“新人文论”丛书，

不仅是一种纪念，亦是为着赓续三十年前的创造——三十年前的一九八四年，难道不是仍给我们留着思想的门缝？一九八四，在乔治·奥威尔的书写中是思想禁锢的标识，而在我们的记忆中却是某种自由叙事的开端。

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与技术原因，这次再版未能联系到初版十七种的全部作者，其中周政保、李黎、李劫三种只能暂付阙如。另外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原先因故未出的陈思和一种，终于能够得以补入。因而，这次再版的“新人文论”丛书是十五种。再版的各书除个别有所增补之外，我们只订正了文字舛误，另外由作者本人加写了一篇再版后记，其他一概按初版原貌刊印。

丛书再版得到十五位作者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热忱支持，以使我们的想法再度得以实施，所以在此附记一笔，以申谢悃。其他要感谢的人士很多，不能一一具述。

二〇一四年九月记

## 给作者的一封信（代序）

国明：

来信收到已多日，一直忙于琐事，未遑作复。同时也因为信中透露出一些不愉快的情绪，想跟你比较认真地谈谈，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敷衍塞责的，所以就搁下来了。

你很有才气，长于思考，常有发人之所未发的独到之见。这一点是最可宝贵的。所以大家都很看重你，你自己应该知道怎样爱惜自己，使自己的才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你的文字，一般说来还是可以的，但有时就不免流于晦涩，不够显豁。这固然也由于你底子毕竟不厚，功力（驾驭语言的能力）较差的缘故，但更主要的还是在于所谈道理本来就比较艰深，而你自己又还未能想通透的缘故。今后，希望你首先把内容吃透，然后在表达形式上力求平易显豁。总要让人们看得懂，让开明的人能够接受。

近几年来，文学理论界很活跃，新观念、新理论的介绍和探讨，一时显得很热闹。同时，也引起了一些非议和反对的声浪。无论在赞成和拥护者的队伍中，还是在非议和反对者的队伍中，成员的情况都是各不相同的，他们的是非观念、价值标准以及所持的理由都是各种各样的，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不应该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一切认真、切实的意见都应该听取。我总的意见是，观念总要

更新，理论总要发展，一切符合客观规律，适应现实需要的新观念、新理论必然要代替主观臆造、钦定虚构、脱离实际的旧观念、旧理论。这样的新观念、新理论的出现是不可阻挡的，什么力量也压抑不住的。外来的理论（包括其他学科的理论）可以引进，可以借鉴，以期从中得到启发，但决不能照搬，决不能生吞活剥地填进体内。目前，我们的理论界无可讳言地是存在着一些照搬和生吞活剥现象的，有许多反对意见是冲着这种现象而来的，这不能不引起鼓吹者的注意。三月间中国作协等四个单位要在天津（或塘沽）召开会议，对近年来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作一番梳理（以后会议主题不知是否有变动），不知你们那里有人去否？

你想脱产学外语，很好。是不是作为出国预备人员来培养？有明确去向没有？外语一定要集中精力学好，文章绝对不写也不行，短文还是可写一些。另外，书也要随便翻翻。

你很聪明，但有时不免年少气盛，有一点脾气。要注意克制、沉着一点，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特别是“宁静”二字，很值得你取镜。我决不要你做谨小慎微的庸人，倒是正因为我希望你能务其远者、大者，所以把诸葛亮的话奉献给你，不知你亦有取乎？

祝

好！

钱谷融

1986年2月1日

## 目 录

给作者的一封信（代序） 钱谷融 1

艺术：在已知和未知之间 1

“原生美”和艺术美 10

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 18

艺术的具体性与抽象化 32

批评的范畴与范畴的障碍 38

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断层” 42

方法、对象、观点及其他

——关于运用新方法的一些思考 50

文学流派、文学史及其他 57

从一种选择到多种选择

——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趋势的历史理解 67

艺术思维活动中的定向性 82

艺术思维活动中的场依存性和场独立性	89
艺术思维活动的延展与中断	102
艺术想象新探	116
创作过程的心理学美学特征谈片	139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意识形态中的折叠现象	
——从中西文化交融中看鲁迅	147
论鲁迅小说的艺术创新	178
闪烁在夜幕中的心灵之光	
——对《野草》的心理美学分析	215
鲁迅和《朝花夕拾》	243
浅笑下深远的悲哀	
——沈从文小说创作漫谈之一	274
沈从文小说中的人性描写	
——沈从文小说创作漫谈之二	289
我与批评（代后记）	310
代跋	
——关于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个人体验	314

# 艺术：在已知和未知之间

尽管我们对于创作的奥秘至今还所知甚少，但是一个明显的艺术事实却告诉我们：造成创作心境最初的契机，往往都包含着艺术家探求生活和创造生活的欲望和冲动。艺术家之所以能够沉浸的一种忘我的思维活动中，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交付于创作，正是由于他在生活中发现了什么，并且努力要把这种发现表达出来，进而转化成一种普遍的艺术现实。

艺术既然是对生活的探索、发现和再创造（而不是对生活的模仿因袭），那么，它就不仅是生活琼浆的满溢，而且还是对生活缺憾的补充；它就不仅是对现实的占有，而且还是对未来的向往。艺术家把自己对生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部感知都熔铸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并且努力使它转换成一种永恒的美学现实。当我们回顾一些伟大艺术家的创作生活时，总会这样感觉到，他们不是在创造作品，而是在创造生活。他们完美的艺术人格就在于人生追求和艺术追求的不可分割。

在这种探索中，艺术的发现不仅仅是形象的，而且还是思想的，两者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艺术家在发现一个具体形象的时候，同时会感受到这个形象的思想力量；同样，当他敏锐地捕捉住

某种思想的闪光时，意味着他必须进而完整地展现这个形象。在很多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创作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屠格涅夫写《父与子》就是这样。据他自述，最先引起他注意的是一个外省医生的性格。从这个性格中，屠格涅夫确实感到自己发现了某种更深刻的东西，但是对此他自己并不太清楚是什么东西，也不能真正透彻地了解它。但是，屠格涅夫没有放弃对它的了解，而是聚精会神地倾听和观察自己周围的一切，不断认识和探索，使这个形象越来越明显地凸显出来，并且表现出了自己深刻感受到的某种思想。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在艺术创作活动中，形象和思想的发现常常是形影相随的，思想的明确性是在具体形象个性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它依赖于具体形象的铸造成型，而追求形象的具体性的过程同时又是追求思想明朗化的过程。因此，艺术创作活动并不是对现成生活的生吞活剥，而是一种重新体验和重新认识，需要把生活推向一个新的美学境界的过程。在艺术创作中，生活将重新扮演一次“新娘”的角色，以一种使你迷醉的新鲜感走来。

然而，这种对形象的感知，或者对形象所包含的意蕴的理解，都相对地存在着两个区域，一个是明朗化了的，已经被充分理解和把握着的；另一个则是模糊的，还只是一种朦胧的艺术感受，或者是形象自身还没有充分显示出它的全部细节，或者是某种思想还未得及从生活的繁芜状态中明确地提取出来，上升到普遍的理性的高度。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艺术家的创造性并不在于维持自己的已知世界，而是努力打破它的封闭性，向生活提出新的挑战。当艺术家意识到在生活中确有某种更为深远的内涵的时候，他就会愈来愈感到，他过去所理解的已知世界的不完满性。一个未知世界的诱

惑，不仅给艺术家造成了无数的苦恼和难题，同时也带来了创造的喜悦和兴奋。创作过程常常伴随着一种心灵的探险过程，艺术家怀着急不可待的心情，叩击人类生活秘密的大门，希望走进去，到一个新的天地中去，然后把它揭示给人们。也许正因为如此，许多艺术家把艺术创作过程常常比作恋爱，正像当代作家王蒙所说的：“……你刚刚发现你爱上了一个人，然而你对她的了解还不是那么多和那么深，你还没有向她透露过你的情感，你还不知道她会怎么样看待你的感情，你还不知道你的爱情的命运和结局。但是，炽热的，刚刚在你的身上被唤醒的爱情已经使你不能自己，你会有多少念头、多少幻想，做多少梦，不论天上的云、河里的水、岸边的树和花瓣上的露珠，都使你想起你的恋人。”

当然，艺术家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建立在已知世界的基础之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所拥有的已知世界。因此，生活经验的积累本身就是攀登艺术高峰的重要的阶梯之一。尤其是当艺术家在生活中已经感觉到刹那的灵光时，他紧紧地捕捉住它，用自己的理想和热情使它永远燃烧下去，照亮周围的生活，他所拥有的经验世界就愈显得重要。这个世界将真正构成他艺术创作的源泉，供给他理想和热情的燃料。因此，尽管生活的发展不断向人们袒露着自己的秘密，不同的艺术家在获得它的时候常常是机会均等的，但是在表现和挖掘它们的美学价值的时候，却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别。生活积累的不足，常常使有些艺术家不可能在探索和发现未知世界的路途上走得很远，得到的更多，尽管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时同样闪现出了观察生活和历史的敏锐的眼光。显然，艺术创作是依靠燃烧自己——艺术家已经理解和把握的那个已知世界——来照亮生活无限

进程的。

当然，这一切并不表明生活积累本身就具有绝对的艺术价值。假如一个丰富的已知世界尚没有同艺术家对生活的探索精神结合起来，或者说这个世界仅仅表现为闭关自守的性质，而没有和一个更为广阔的未知世界联结起来，那么，这个已知世界是十分可怜的，甚至可以说还未具有真正的艺术活力。拥有生活本身并不构成艺术的生命和目的，否则艺术就成了古玩收藏家和旧货陈列室的同义语了。在艺术的创作活动中，即使是多么丰富的既定的已知世界，都不可能是对无限的生活内容的包罗万象的认识。而愈是把这个已知世界绝对化，当作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固定模式来对待，就愈会体现出它的天然的局限性。在艺术创作活动中，艺术家所拥有的已知世界，只是他走向更为广阔的未知世界的起点，这时，这个已知世界本身才具有无限的艺术表现价值。

在艺术创作活动中，把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理解，意味着一个观念上有限的艺术世界开始被打破。艺术创作中的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不是相互隔离，而是相互渗透，相互扩展的。假如说作家的未知世界，是一个广阔无垠的空间，他的已知世界仅仅是一个圆，那么，这个圆的半径愈大，它和未知世界所联结的地方就越大，越广泛，艺术家向无限的未知世界探索的范围就越大，已知世界本身的延展力就愈强。在真正的充满生命的艺术创作活动中，并不存在着绝对完满的境界。因为这种绝对完满的境界往往标志着创作活动的枯竭。如果我们愿意分析一下很多作家创作中的“老化”现象，也许就不难发现，无论在艺术内容上，还是艺术形式上，当一个作家自以为是地建立一套完整的观念，满足于把自

已封闭在一个已知世界的范围内，艺术的真正生命也就停顿了。既定的观念在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阻断了它们的相互交流。当然，我们并不排除艺术家因为达到某种理想的艺术境界而产生的喜悦。但是这种理想境界只是相对于某一种稳定的艺术规范和层次范围而言的，只要艺术家不满足，稍微延展一下自己探索和认识艺术生活的圈子，往往就会很自然地显示出向新的艺术境界进取的意向。

因此，人类的艺术创作过程应该也必然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追求和探索的过程，它不仅仅在于说明过去，理解现在，而且还在开拓将来。在艺术创作活动中，也许正好存在着一种与艺术家愿望相悖的矛盾运动。艺术家在自觉地、艰苦地认识生活，不断探索着未知，消灭着未知，实际上却在不自觉地延展着未知的地域，导致更多的未知出现。艺术并没有一劳永逸的境界。

既然完整的艺术世界应该是一个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的统一体，我们就应该用单一的理念尺度来对待作家的创作活动以及作品。我们决不能设想，艺术家是在对生活已完全明察秋毫，把握了它的一切历史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也不能设想，艺术家对他所表现的生活，事无巨细都深入到了其本质方面，把握了它的内在缘由。而事实也许恰恰相反，对于生活的大量观察和体验，艺术家总是建立在特殊的个别情景中的，在很多条件下，它们还仅仅是一些表面现象的东西，而这种情景已经使艺术家非常感动，唤起了他对生活的某种深沉的感情和向往。在他还没有完全从理性上充分理解这种生活，或者说还不可能（包括还没有具备这种能力）从中提炼出某种本质的东西时，就情不自禁地把它表现出来了。在这个过